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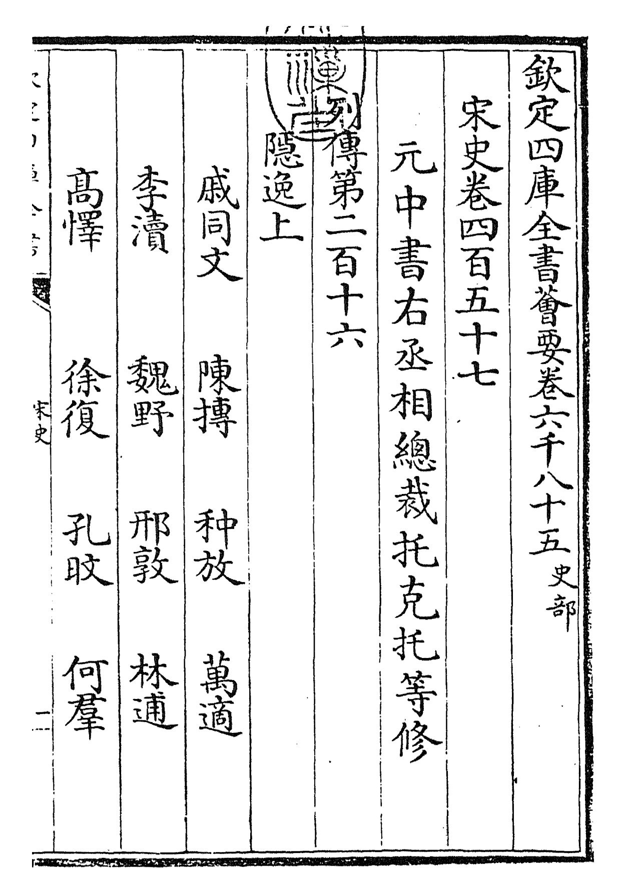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十五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六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携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絶意禄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為葬三世數喪直復厚

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

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

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慾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瞑未曙皆不出户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

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録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
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自有傳滕知白善為詩至
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為給事中高象先父凝
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戸部副使卒
于光禄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為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
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
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沖泳渙子稷臣
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聦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髙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

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摶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

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
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
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
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巳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
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
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
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
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又有三峯寓言及

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
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
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
為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
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
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
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吕洞賔有劒術
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

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營養上鑒奏召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是

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巳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巳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甞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

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别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説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録人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

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陜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

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樸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賫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

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懇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禄仕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

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

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㕛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

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厚

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彊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兹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逺畧畫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埸兵偃羣黎鼓舞庶彚胥悅蒲帛

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
愧巖林之賤奉聖顔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
彂冠諫諍雖智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
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
器儆材欲加大用蓋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
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
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蒭菲敢預論述方今德
義宣明鸞驥戾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

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為器免溢蕩之
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況臣首獻納之行不為無位預
清閒之對不為踈隅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
願且齒於諫署庶少觀于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
假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
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報
為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
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

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虚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

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禄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
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
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
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
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
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内侍就
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
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

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豪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録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遺玄子六七歲即為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晃及韓伾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為務有狂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兆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摘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為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

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强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强

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歴城人

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

名於朝宋惟翰許衮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于

世大率迂濶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

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

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構思爲歌詩凡數

年得百餘篇撲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鄂即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為殿中侍御

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濆故名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巳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于廛閒人有見者以語濆濆即鬻之

其惡囂如此州閭化其儉德真宗祀汾隂直史舘孫晃言其隱操請加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内侍勞問令長吏歳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静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茍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

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七十編渞書畫付
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
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瀆簪纓傳緒
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兹晚節彌卲清猷奄
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
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
臣優恤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
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

存恤二税外蠲其羨役

魏野字仲先陜州陜人也世為農母甞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賔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

客居士往來留題命詁累宿而去野為詩精苦有唐人
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
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
李瀆並被薦遣陜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
地延聘巖藪臣實愚戇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
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
疾尤踈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
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

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内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郵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陜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為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寛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

顯令名䰟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免其差傜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

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為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參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

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録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

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内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於官

高懌字文悦荊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

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録國初侯王後㦬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㦬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㦬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

素書聘為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禄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説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説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

及鐘磬修拿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
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
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
乎後瑗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
卦占之四方無變異乎復尅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
無少差慶歷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
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
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

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内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産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税常為鄉里

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
出於巳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
販於路輒歛袵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
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
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禄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
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販家發其廪粟販避之縱其
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販追盜與語責之以

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畋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䂓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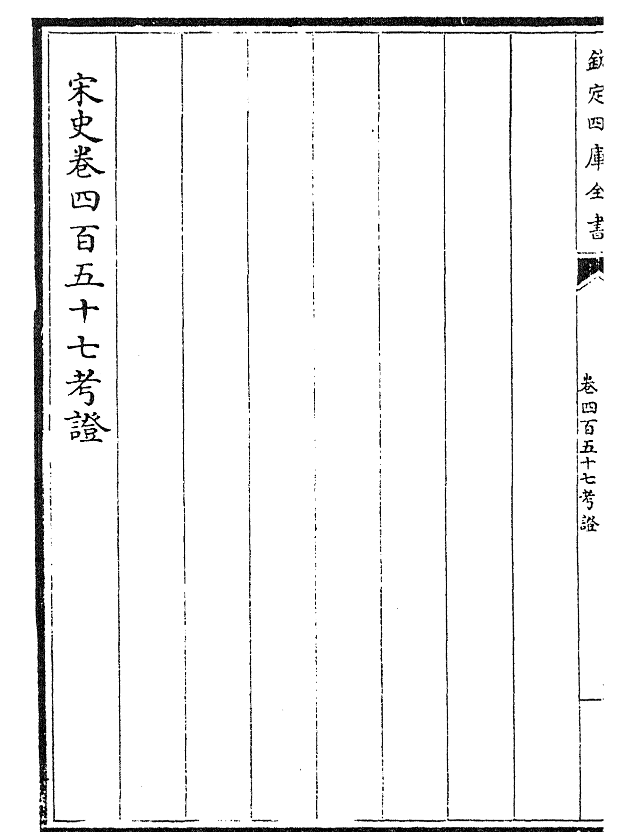
乎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羣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為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説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説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

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乆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旣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旣死趙抃守益州奏羣遺藳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録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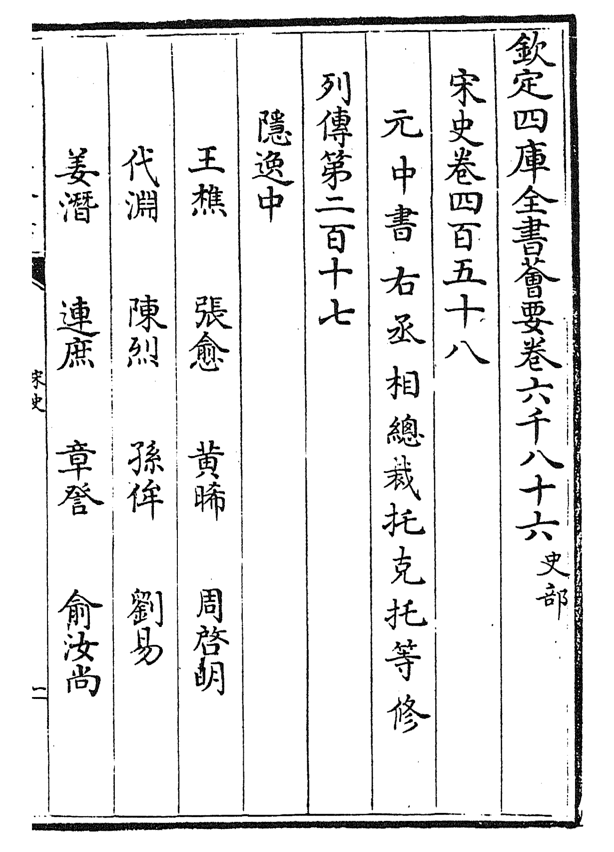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考證

陳摶傳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臣蒲封按邵氏聞見録摶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據此則摶居華山乃在宋開國之初非五代時也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七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詧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吴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壆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

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劒為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為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搆屋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國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彦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輙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

就卒妻蒲氏名芝之賢而有文為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
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
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
仕非其志祿不可茍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
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
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
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
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眞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

春感疾閉户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聱隅者枘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

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祕書省祕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為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畋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絶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説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畧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

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絶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賔客里中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

吕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為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濶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之士為横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

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廪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祖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禄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

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為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為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

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
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
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訪察
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召
試學士院為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
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徙兗
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為

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
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
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
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
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
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
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
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

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興
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
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為城庶曰弓矢舞
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
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
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
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

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
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
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
脩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庶既死宋郊之
孫義年為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
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
都官郎中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

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晉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晉為觧述大旨再

復擁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郭南之崑山為人温温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

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劒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之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

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倚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髙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

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

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

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謟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勿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離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

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畨聚躑楀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奪吡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强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

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

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

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至垂絶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過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

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養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

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皷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

十畝與其兄同耕廹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

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

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

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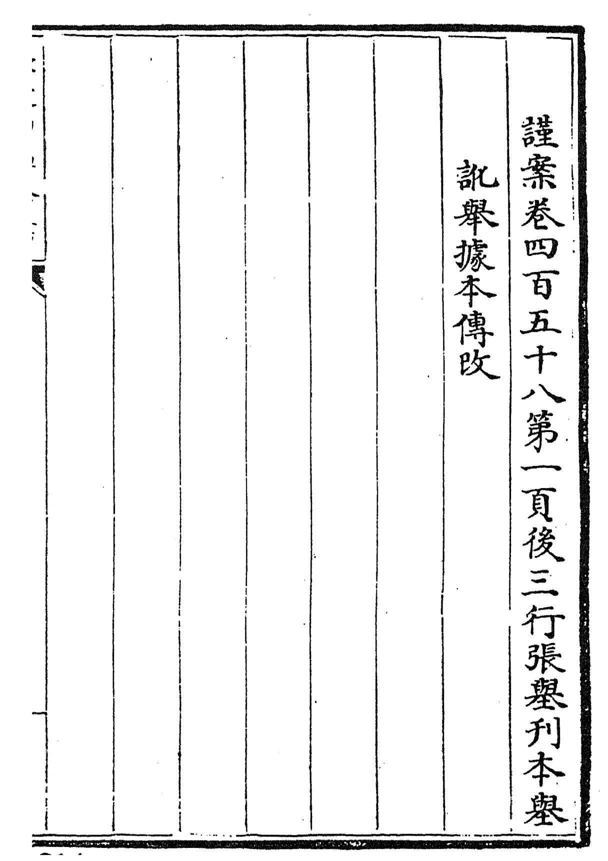
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决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

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
之官閉戸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
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髙行至于元祐大臣
復薦之起教授頳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
交章言曰槩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
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
槩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路中守常從
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恥崇寧四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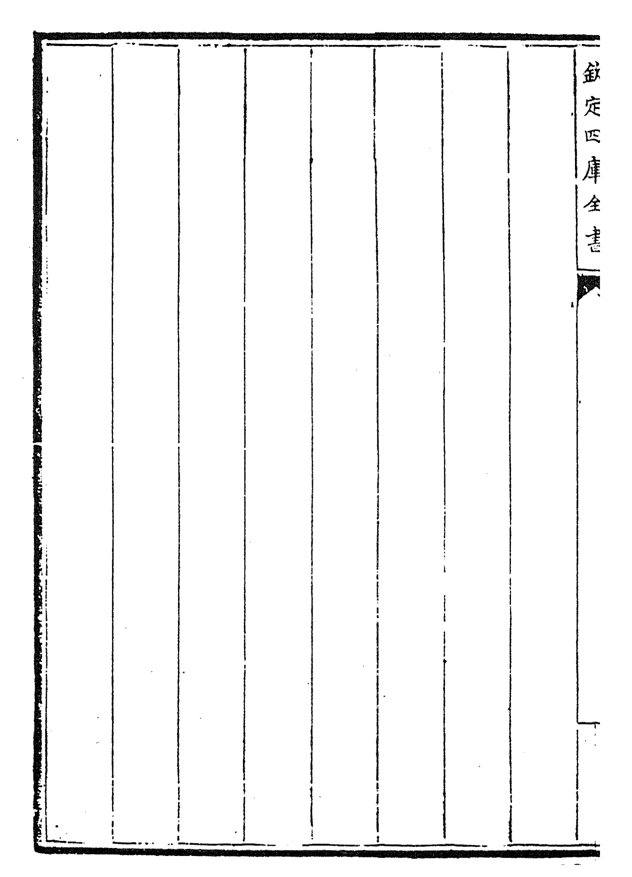
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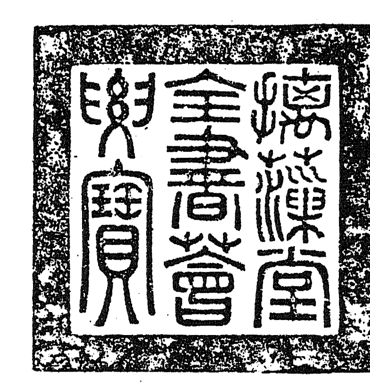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謹案卷四百五十八第一頁後三行張曌刋本曌

譌舉據本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王嘉稷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八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

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黄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来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没録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子三人庭

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黄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

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傲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衰為守聞其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暝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絶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

堅韌過革爲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

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

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閴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

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舍寠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

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
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
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
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
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
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

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顚顚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閬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箴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

徙治欒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啇號鎮撫使董先于内鄉
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
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之義
紹興三年瞿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
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吕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
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
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兾名禄上不許忠民
以誥寘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

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

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
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来日以講
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吕本中疏其行義志業
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
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
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説聖賢教學
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
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横鼎竄

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

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

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玒遣行義諸生入
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
與諸生接訓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
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
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
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
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
帥張宗元榷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

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

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

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

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

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藴云紹興

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

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

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

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羲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

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徳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

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

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顔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説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刻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寛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

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名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

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脩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亦高尚有父風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昚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昚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昚平時與故舊往來簡牘蒙

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揬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煜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揬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揬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

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掞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掞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掞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捄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方掞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

入掞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為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

諸鄉社倉自掞之始與人交嘉其善而捄其失後進以
禮來者茍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
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絶矣病革母視
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
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諒將名用
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與掞之同乾
道中熹亦被名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

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閫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劒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

豈有棄父而捄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

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

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
非卓予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
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
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
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
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
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

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都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

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
存寳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寳為河州將有功號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寳出
兵討之存寳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寳得罪
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
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懐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寳死谷
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黄州與谷同鄉幼而識

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来
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
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
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
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
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

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輙方困乏亦强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輙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巳言而致死又竒其不用巳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歳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輙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餽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

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

不知客從南越来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戸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當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戸參軍為

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巳之力費巳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巳之力不費巳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袵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

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白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為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為今士大夫所難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